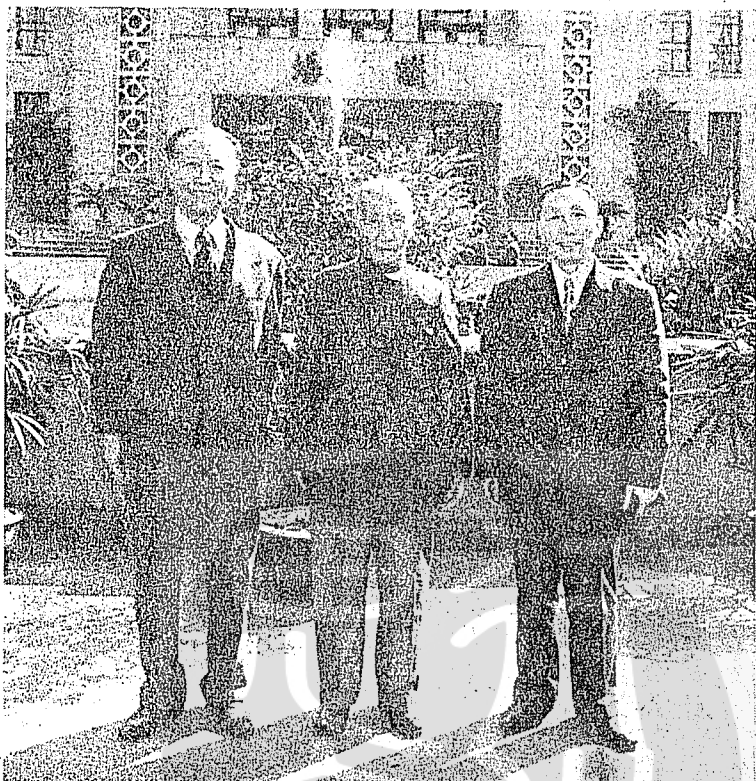


莫斯科中山大學抗共記

王仲裕

——懷革命俠侶谷正鼎皮以書

五十年前我與正鼎、以書，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正鼎和正綱二昆仲，是由德國赴蘇俄



莫斯科中山大學三同學谷正鼎（左）本文作者（中）蕭贊育（右）在立法院議場合影。

；以書則是與我由北平前往，當時是民國十四年，廣東乃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中央委員丁惟汾

、吳稚暉、王法勤、于右任、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奉派担任北京中央執行分部委員，由丁惟汾先生主持黨務。中山大學創辦，丁先生選派留俄學生，命我與路友于介紹革命青年

。是年八月，我遂邀約皮以書女士、于國楨、夏雲沛、王紹文、高靜齋、劉子班、路孟凡、王性林諸兄與我同經上海，轉道去俄。適逢奉孫戰爭，夜至滬住法租界某旅社。次日至環龍路中央執行部上海分部報到，電車上遇見今蔣主席經國先生，遂相偕同赴海參威，乘俄國火車，前後經廿八日夜，抵達莫斯科報到入學。因此，我與以書相識在先，到蘇俄後才與正鼎訂交的。那

時正鼎兄正值英年，風姿瀟灑，氣宇軒昂，一種堅貞不屈的志節，使我這癡長幾歲的朋友，油然而起敬佩和愛才的意念。當時我奉中央丁惟汾先生之命，偕同若干忠誠不屈的同學，決定在中山大學的複雜環境中，埋藏革命種子，乘機宣示中央意旨，打擊共產黨的滲透和顛覆，並且研究共黨的謀略，作為一旦聯俄容共的局面轉變之後，攜帶同志們返國，為澄清國內的動亂情況，作針鋒相對的奮鬥。

因此，我在中山大學的時期，一開始便留心觀察同學間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對於共黨冒充中國國民黨同志的假黨人，固然隨時予以打擊；對於青年同志政治警覺略嫌尚欠堅定者，則利用時機說明共黨的邪惡行徑與卑劣的陰謀。在我細心的觀察之下，發現正綱、正鼎昆仲，不但具有充沛的革命鬥志，而且都秉賦着豪邁絕倫的氣質，確是黨內日後的棟幹；於是我特別引為知己，共同發抒各人對革命看法和與共黨奮鬥的方針，每遇與共黨鬥爭的時際，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我們都共同一致，併肩在險惡的環境中拚鬥，成為在莫斯科期間的忠誠革命伙伴。

由於正鼎昆仲的堅定奮鬥，我曾在同學間引為範例，向年青的同志們勸告。譬如由廣州去蘇俄時年僅十九歲的軍校同學蕭贊育化之兄，當時



珍貴鏡頭。歷史圖照

謁國父陵寢之時，盛況空前，左右前排第二起，抗戰烈士，志士，秀為，都正谷，紀鼎正，念前，大會，劉維，國三，十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九時，恭，維，張，王，泉，王，張，維，貞，第，四，排，右，二，人，為，唐，唐，繼。

我見他英氣逼人，也極力叮嚀他要認清共黨的詭計，堅定國民黨命和三民主義思想的信念。我告化之兄：「共產黨並不是國民黨真正的朋友，他們是假借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對國民黨實施分化與破壞。他們根本不把我們國民黨員看成同志，一時的利用，是要爭取你參加共產黨，擴大他們的組織，削弱國民黨的力量。如果你不順從他們，他們便會將你列為右派，分化你，打擊你，請你告訴你們同來的朋友，要小心注意」。我同時舉出正鼎和正綱先生，指出他們兩位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立場，囑咐化之兄等，多與他們昆仲接近，以形成一股年青的反共結合，在蘇俄構成反共的有力中心。這些話，我和化之兄都還記得，他開始還覺得懷疑，甚至有些反感；及至完全瞭解了共產黨人曲解三民主義和陰謀以共產黨顛覆吞併國民黨的種種卑劣伎倆之後，化之兄才領略了我的說法，積極的聯絡忠貞同志，團結一致，與共產黨徒繼續不斷的搏鬥。

中山大學的校長拉克克氏，是波蘭人，為俄共第三國際具有學術地位的共產黨員。通德國語文，曾以德文譯我國易經。他又兼任中山大學德文班主任，因正鼎兄精通德語，故請正鼎兄擔任德文班翻譯，王啓江兄協助之。又曾問我有關中國流寇之亂的野史，我介紹「荆脫逸史」、「蜀碧」、「虎口餘生」多書與他，拉氏乃參照以上多書編寫「新中國革命史」。實屬可笑之至。

我們入校之第二年，值 總理逝世一週年，俄人為 總理舉行追悼會，會中托洛斯基演講，批評 總理為「烏托邦主義者」，適胡漢民先生駐俄，在會中反駁托洛斯基的無理批評，留俄中國同學一致憤激。正綱、正鼎、王紹文、王牲文與我五人，共同簽名致函拉克克校長，由正鼎兄譯為德文，抗議托氏對 總理誣蔑，請他轉達第三國際。不久，王陸一兄秘密來告，拉校長轉函後，第三國際要將你們送西伯利亞勞改，我們一笑置之。

正鼎兄當時門志昂揚，言詞犀利，在歷次與共黨的辯論鬥爭中，充分顯露了他的勇氣和才華。記得當時留俄的鄧匪小平和陳

匪紹禹（王明），都曾在鬥爭中，成爲正鼎兄手下的敗軍之將。鄧匪小平身材矮小，拙嘴笨舌，每逢與正鼎兄辯論，正鼎兄總叫他爲「鄧矮子」；一場舌戰下來，鄧匪總是鐵羽而退。陳匪紹禹雖然能說善道，但是遇到正鼎兄，面對正鼎義正辭嚴的指責，激昂慷慨的滔滔宏論，以及他基於中華文化陶冶而成的豐富學養與理論，每次都將陳匪的馬列教條和千篇一律的所謂「唯物辯證法」強詞奪理的論點，駁斥得體無完膚，使陳匪紹禹高掛免戰牌，終於儘量避免與正鼎、正綱昆仲舌戰。這兩個共產黨徒的敗陣，激勵了同志們堅強的鬥爭，更團結了國民黨同志的精神和陣容。

當時中山大學內，中國國民黨設有特別黨部，我與正綱兄分任組織部正副部長。後來學校開晚會，因演電影的爭執，與俄共鬥爭得異常激烈。特別黨部改選，同志們在深夜裏在森林內集會，商推正鼎兄出任組織部長，與俄共繼續作堅忍不拔的奮鬥，更遭到俄共的忌恨，必欲去之而後快。

以書與正鼎兄的結合，實基於對正鼎兄的敬佩仰慕。因此，他們兩位在我的導引和鼓勵之下，由同學而同志，由同志而結成革命伴侶，共同攜手，爲反共大業而努力，這是在異國險地，艱苦奮鬥之餘而產生的一段佳話。直到大家來到台灣復興基地，我與他們賢伉儷，同在立法院工作時，爲排遣情懷，時常以這段當年韻事，作爲談資。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清黨，是正鼎夫婦在蘇俄遭遇最爲艱險的時期。他們那時本擬立刻返國，參加新的革命陣營而奮鬥；但由於蘇俄當局

陰謀扣留他們轉送西伯利亞勞改，身陷虎穴，幾乎爲蘇俄所危害。幸賴中央及時援助，才能使他們從險地中輾轉歸來，將他們兩位畢生的革命志節和精力，對黨和國家，做了全心全力的奉獻。返國之後正鼎伉儷一生奮鬥的事蹟，同志和朋友们耳熟能詳；兩位的傳記，更有詳細記載，朋輩的悼念文字，更比我知道得較多，不再多費筆墨加以重複。我在此僅記述幾件事，以饗中外雜誌讀者。

第一、革命前輩丁惟汾先生是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負責人，對於未曾謀面的谷氏兄弟和以書夫人，在蘇俄與共黨奮鬥的事蹟，深爲嘉許。在正鼎兄等返國後，丁先生常常對我談起，能培植出這幾位有爲的青年而使其返國參加革命行列，認爲是黨的最優秀的生力軍。因而對於他們的工作，都有適當的安排，並予以特別照顧，更對我能結識這幾個同志，屢屢加以稱道。

第二、正綱先生直到現在，更時常談起，他返國之後，第一位深受知遇的前輩，便是丁惟汾先生。正綱兄由創辦中央黨務學校出任訓導處副主任，數十年爲黨効命，一直是革命健者，在社會工作，反共工作各方面成就了卓越的貢獻。正鼎兄則在西北黨務工作以及中央組織工作，在立法院工作上顯露了他的才華。以書夫人對於戰區兒童救濟保育工作成就卓著，更值得我們敬佩的是她於來台之後，在蔣夫人領導下，負責婦聯會工作的籌劃與推動，二十多年來，竭智盡瘁，爲國軍、爲軍眷、爲遺族子弟、爲殘障兒童，普遍帶給溫暖和愛心，不但鼓舞了軍民的士氣，更

將蔣夫人的恩澤和光輝，永遠深植在全國同胞的胸臆中，如是者以迄於逝世，努力未曾稍懈，實在是一位不世的婦女界賢豪。

第三、曾經記得正鼎兄任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辦公廳副主任時期，與戍守西安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銘三將軍公務聯繫極爲密切。共匪陳紹禹，曾以第三國際代表的身份前往長官部拜會蔣將軍，正鼎兄曾告訴銘三將軍說：「陳紹禹來不必太予重視，更不必客氣的招待」。及至陳匪進入客廳，正鼎兄與別人不同，坐在他的座位上，並不起身相迎。陳匪入室一見正鼎在座，果然連忙跑過去發肩語笑，先與正鼎握手，殷勤致意；其低聲下氣，是懾於正鼎兄在俄舌戰每戰必勝的雄威所使然。這一幕笑劇的演出，使得在座軍政人士，更對正鼎兄敬佩無已。

第四、正鼎兄在抱病中，率領中華民國國會議員團，赴日參加國際勝共聯盟亞洲第三屆勝共大會一節，朋友們都知之甚諳，我不再作詳述。他以如此羸弱之身，竟然不惜以衰病之軀，爲黨和國家致力這一次極有意義的工作，誠所謂生死勞怨不辭。至今追思，他這畢生最後的衝刺奮鬥，給予國人以無比的激勵，實不愧爲一代革命鬥士的典型。

如今以書、正鼎，都已先後作古，撫今追昔，緬懷動績，懷思之情，無日或已。病榻草此短文，不過聊表個人對於兩位革命同志的敬意，實無法表達兩位志業於萬一。正鼎、以書有知，當勿怪我疏慵了。